陶淵明集/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序

陶淵明集序

〈梁昭明太子蕭統撰〉

夫自衒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；不忮不求者，明達之用心。是以聖人韜光，賢人遁世。其故何也？含德之至，莫逾於道；親己之切，無重於身。故道存而身安，道亡而身害。處百齡之內，居一世之中，倏忽比之白駒，寄遇謂之逆旅。宜乎與大塊而盈虛，隨中和而任放，豈能戚戚勞於憂畏，汲汲役於人間！

齊謳趙女之娛，八珍九鼎之食，結駟連騎之遊，侈袂執圭之貴，樂既樂矣，憂亦隨之。何倚伏之難量，亦慶弔之相及。智者賢人，居之甚履薄冰；愚夫貪士，競之若泄尾閭。玉之在山，以見珍而終破；蘭之生谷，雖無人而自芳。故莊周垂釣於濠，伯成躬耕於野，或貨海東之藥草，或紡江南之落毛。譬彼鴛雛，豈競鳶鴟之肉；猶斯雜縣，寧勞文仲之牲！

至如子常、寧喜之倫，蘇秦、衛鞅之匹，死之而不疑，甘之而不悔。主父偃言：「生不五鼎食，死則五鼎烹。」卒如其言，豈不痛哉！又楚子觀周，受折於孫滿；霍侯驂乘，禍起於負芒。饕餮之徒，其流甚衆。

唐堯，四海之主，而有汾陽之心；子晉，天下之儲，而有洛濱之誌。輕之若脫屣，視之若鴻毛，而況於他人乎？是以至人達士，因以晦跡。或懷厘而謁帝，或披褐而負薪，鼓楫清潭，棄機漢曲。情不在於衆事，寄衆事以忘情者也。

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，吾觀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爲跡者也。其文章不群，辭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語時

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誌不休，安道苦節，不以躬耕爲恥，不以無財爲病。自非大賢篤誌，與道汙隆，孰能如此乎？

余愛嗜其文，不能釋手，尚想其德，恨不同時。故加搜求，粗爲區目。白璧微瑕者，惟在《閒情》一賦，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，卒無諷諫，何足搖其筆端？惜哉！亡是可也。並粗點定其傳，編之於錄。

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，馳競之情遣，鄙吝之意祛，貪夫可以廉，懦夫可以立，豈止仁義可蹈，亦乃爵祿可辭，不勞復傍遊太華，遠求柱史，此亦有助於風教爾。